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系列

海校学生口述历史 2

访问 张 力 吴守成 曾金兰

纪录 张 力 曾金兰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系列

海校学生口述历史 2

访问 张力 吴守成 曾金兰

纪录 张力 曾金兰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校学生口述历史. 2 / 张力, 吴守成, 曾金兰访问;
张力, 曾金兰纪录.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2. 10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系列)
ISBN 978-7-5108-1202-6

I. ①海… II. ①张… ②吴… ③曾… III. ①陈在和
(1922~?) —生平事迹②徐学海(1928~?) —生平事
迹③马顺义(1928~?) —生平事迹④海军—军事院校—
史料—中国—民国 IV. ①K825. 2②E296. 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4802号

海校学生口述历史 2

作 者	张力 吴守成 曾金兰 访问 张力 曾金兰 纪录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 jiuzhoupress. 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 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80 毫米 × 97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4. 75
字 数	206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202-6
定 价	32. 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从建所至今，几十年来共采写和出版了二百余种“口述历史”。近代史所的学者制定了严格的口述史操作规范，并进行采访和撰写，使类似史料层面的“回忆录”和“纪实”，上升为可供专业人员研究的“口述历史”。他们的访问对象涉及当代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人士，请其自述生平，为现代史研究留下了一系列珍贵的口述记录。

九州出版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系列”，是上述二百余种“口述历史”的精选集，也是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的重点引进出版项目。本系列以简体字出版，对原书注文体例和文字错误进行了必要的订正。原版本的丛书弁言和前言，介绍了该丛书的缘起、价值和意义等情况，简体版将其主要内容附于书前。

该书访谈对象的某些政治立场、观点和看法，我们并不认同，但为了保留史料，便于参考研究，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对文中对我党我军的诬蔑性语句和称谓进行了中性处理，内容仍保留原貌；个别之处，有所节略；对于文中一九四九年十

月一日以后使用的“民国”纪年，改为公元纪年；对于文中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后的台湾当局相关机构、职务等，加以引号。本系列图书供近现代史专业读者参考使用，望读者在阅读时注意辨析书中的一些内容。

九州出版社

2013年3月

弁 言

口述历史访问计划，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在筹备时期，即由筹备主任（嗣任首任所长）郭廷以拟订进行，其目的在访问当代军事、政治、外交、文教、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重要人物，请其自述生平，为现代史保留忠实而深入的纪录，以备历史学者之研究。自一九五九年十月起迄一九七二年九月止，参加访问工作者先后有沈云龙、王聿均等二十二人，接受访问者七十余人，成稿六十六份，约四百八十万言。

口述历史资料，其重要性不亚于文献档案。民国以还，内乱外患交相迭乘，史料损失，不可胜计。对历史真相的了解，需要参证当事人口述之处甚多，这些笔录，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将有莫大的帮助。本所于一九八二年开始征得应访者（或其家属）同意，陆续刊印访问纪录，列为口述历史丛书。一九八四年春在所长吕实强推动下，成立口述历史组，恢复访问工作。

本所访问人员力求应访者尽情畅谈，所成笔录文稿保留口述原意，不予刻意修饰。初稿送应访者校订后视为定稿。惟应访者记忆难免有所疏误，或有涉及价值判断、个人恩怨、政治立场，而纪录或语意不清，印刷或有手民误植，尚祈读者赐函指正。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组 谨识

序 言

一九九七、一九九八年间，吴守成教授、曾金兰小姐和我本人在全台各地，口述访问曾在海军服务过的多位前辈，其中九篇访问稿刊于《海军人物访问纪录》第一辑*中，于一九九八年九月由本所出版。本辑所收陈在和、徐学海、马顺义三位先生的访问稿，访谈与整稿也在这两年间，但过去三年我借调至花莲“国立”东华大学历史学系服务，平日忙于教学与行政工作，无暇顾及访问稿之出版工作，致使第二辑迟至今日才付梓。

本辑收录之三篇访问稿，内容涵括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海军发展。陈在和先生于廿三年考入马尾海军学校航海班第八期，抗战期间在贵州桐梓继续课业，三十年底毕业。徐学海先生于卅二年考入马尾海校航海班第十三期，在桐梓入学，抗战胜利后该期学生纳入新制海军军官学校，为三十八年班。马顺义先生则于卅六年考入新制海军官校，为四十年班毕业生。三人不同时期就读海校经历，恰能呈现海军军官基础教育的转型。

徐学海与马顺义先生服务海军时间均长，曾担任多项舰艇与岸上职务，对其经历均有巨细靡遗的叙述。举凡国共之间的重要海战，海军在台的建军备战作为，中外海军之合作，均因受访者的亲身参与，而有第一手史料的价值。

本所陈三井、吕芳上、陈永发等前后三任所长，大力支持访问计划之

* 《海军人物访问纪录》第一辑，在本社出版之《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系列》中名为“海校学生口述历史”。——简体版编者注

进行，吴守成教授协助安排访谈，曾金兰小姐担负整稿重任，口述历史小组沈怀玉小姐安排稿件送审及编排事宜，以及段佑泰先生惠借《海军军官学校三十九年班毕业同学录》（封面封底照片来源），均使本辑访问纪录得以顺利出版。谨表由衷的谢意。

张力 谨识

二〇〇二年十月十四日

目 录

弁 言 / 1

序 言 / 3

陈在和先生访问纪录 / 1

海军世家 / 1

海校生涯 / 3

赴美接舰 / 6

返国后的职务调动 / 9

永顺舰长 / 10

踏入航运界 / 12

徐学海先生访问纪录 / 14

家世与早年教育 / 14

投考海校 / 17

从桐梓到重庆 / 21

复员到南京 / 23

上“中权”舰训 / 26

亲历二二八 / 29
青岛的学生总队 / 32
厦门时期 / 35
海军白色恐怖 / 37
在太平舰的岁月 / 41
第一舰队司令部参谋 / 60
再任舰职 / 62
两次赴美进修 / 64
回任岸职 / 67
一项严重的错误决策 / 69
一桩荒谬的决定 / 74
反攻大陆作战的试探 / 75
担任泰山舰舰长 / 80
三军大学战争学院受训 / 85
一次吃力不讨好的任务 / 87
巡二舰队副舰队长 / 94
舰令部参谋长 / 95
驱逐舰队副舰队长 / 101
巡一舰队舰队长 / 104
海军飞弹化 / 108
作风刚直的刘广凯 / 114
独树一帜的陈庆堃 / 119
仕途多舛 / 124
得罪总长郝柏村 / 125
对海军史的兴趣 / 132
大陆亲人 / 132
结 语 / 133

马顺义先生访问纪录 / 135

家世概述 / 135

报考大学 / 136

海军官校招生 / 138

太平舰遇袭 / 147

舰指部通信官 / 156

记过与进阶 / 159

基层干部阶段 / 161

出长武陵舰 / 163

赴美接武胜舰 / 165

太原舰长 / 174

海军官校学生总队长 / 178

富阳舰长 / 182

舰长任内的检讨 / 185

登陆舰队舰队长 / 193

高雄港务局副局长 / 199

大陆亲人 / 211

敬爱的师长 / 212

海军史政资料 / 217

结 语 / 220

陈在和先生访问纪录

时间 / 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三日、六月十一日

地点 / 台北市济南路徐学海先生公馆

访问 / 张 力（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纪录 / 张 力

海军世家

我是福建省林森县人，民国十一年九月九日出生。先父陈宏泰系黄埔海军学校第三期第一名毕业，民国十一年前后被派到美国学习潜艇。陈绍宽任国民政府海军部部长时，以有限的经费投资造舰，贡献甚大，然未能发展潜艇，是故先父所学并无用武之地，主要仍在舰队服务。抗战前曾任江贞、永绥、逸仙、海筹、平海、宁海等舰舰长。先父之军舰每到一地驻防，总要待上一年半载，我们一家也就自行设法跟随到驻地附近赁屋而居，因此福州、厦门、南京、汉口等地，我们都住过，最后才在上海定居住。我也在上海就读过清心小学和南洋中学。

我在幼时有机会上过先父担任舰长的军舰。海军部长陈绍宽对舰艇整洁要求甚严，他率领军官上舰视察时，每人戴着白手套，专门触摸死角，看看有无灰尘。所以舰艇甲板用椰子油擦得很亮，各个角落也不敢疏忽。我也有机会认识先父的海军友人，如郑耀枢、严寿华（先父接海筹舰长职

时，他在南京接先父任逸仙舰舰长)。抗战前某次有二十三位舰长认为陈绍宽部长处理某事不当，联名抗议，号称“二十三诸侯”，先父也是其中之一。抗战爆发后，先父率宁海舰于江阴抗敌，宁海不幸遭日机炸沉，先父遂调为布雷总队总队长，在湖南长沙。后又调至重庆山洞的海军总司令部任司长。抗战胜利时，曾随何应钦将军同赴南京受降，并接收伪海军，后出任第一舰队司令，民国三十五年七月我随同八舰自美返国后不久，先父即自海军退休，居于上海。

民国二十三年海军学校举办第三次全国招生，先父亦希望我在海军中有些发展，就问我要不要报考。我因自幼耳濡目染，对海军印象至深，且有一种亲切感，就报名考试。海校招考有一项规定是，海军中校以上军官可以保送一名子弟投考，故而海军之中颇有一些父子档或兄弟档。除了我家之外，另有傅成、傅滨烈父子，萨家与欧阳家的几个兄弟，也都在海军服务。先父虽然鼓励我在海军发展，不过后来我在海军服务时，回到家中



1946年，海军第一舰队司令陈宏泰将军会晤美国海军上将考克将军

也很少和他谈海军的事。他只是有时笼统地对我说：大家对我很好，期望很高，要我好好努力，对国家有所贡献。

海校生涯

我们在南京考取海校的五十名学生，搭乘通济舰到马尾报到。当时学校已有航五、航六、轮四、轮五等四班学生。马尾海校的学制是航海班校课五年，见习三年，轮机班则为校课六年半。我们到校后不久，航四即完成校课离开学校。我们录取的五十名同学被分成航七、航八两班，我为航八。是时校长为李孟斌，训育主任为黄显淇，航五的孟汉钟与轮四的王先登先后当过我们的队长。

入学第三年，中日战争爆发，日机不时轰炸沿海城市，福州也是目标之一。马尾海校因此迁往鼓山，在涌泉寺旁一幢福建省政府前代主席兼财政厅长陈培锬所建的楼房中继续上课。约一年后计划迁往内地。我们携带简单行囊由马尾乘船到延平，换公共汽车到江山，再搭火车经江西南昌抵湖南湘潭，一路上十分平顺。但我们也看到难民涌入内地的悲惨情况。火车停在南昌准备转往湘潭时，就瞧见别的火车不仅车厢塞满了人，火车顶上也挤满难民，堆放行李。我还亲眼目睹火车头在接挂车厢发生冲撞的一刹那间，有人从车顶摔落到铁轨上，双腿遭火车辗伤。我们的搬迁均有妥善安排，非常有秩序。到了湘潭后，学校已租妥一座大院子，屋舍很多，充作教室，我们继续上课。不久学校又迁到贵州桐梓的金家楼。

二十八年结束校课，先到重庆下游五十里的木洞镇学枪炮，那里有永绥军舰，舰长傅成。我们在课堂里学小武器，课本里也有英美等国新武器的介绍。再到永绥舰上实习。永绥舰没有别的任务，日机来袭时，听到警报后永绥也备战，不过日机只是轰炸重庆而已。一年以后到辰溪学鱼雷，辰溪有个鱼雷营，也有一个水雷制造所，所长曾国晟，聪明能干，为改进

水雷而努力不懈。我们一面学鱼雷，一面学水雷。又过一年后，再返回木洞镇学舰课，亦即除武器以外的各种舰上操作，如舱面、轮机、绳索、抛锚等，时间也差不多是一年。

民国三十年十一月，我以全班第一名毕业。依照战前海军部的一贯做法，每届毕业生的前十名由海军部派往欧洲国家留学，主要是英国。然而抗战期间，交通不便，英国也忙于欧洲的战争，我们就没有机会保送出国。因我是第一名毕业，就被派到桐梓海校担任新招考的航十班（后来的三十六年班）队长。半年之后又招考了航十一和轮六两班，我们班上的同学刘渊和李景森也被派到学校当队长。

当我还是海校学生时，就有同学感觉到我们在专科学术方面学习得很扎实，几乎所有课本都是英文本，且有英籍教教授课，但一般学识就显得不足。这是陈部长时期的作风，非常重视学术，学生埋首书堆，很少看报纸、杂志，缺少广泛的知识；学生很单纯，但几乎与社会隔绝，不够当一个有指挥能力的海军军官，更谈不上与友军之间的合作。我们认为这是个缺陷。所以我们三人当队长时，认为学生除了要有专科学识之外，也要对国际局势、世界海军现况、国内社会情形有所了解。因此我们比较注重学生的多方面发展。由于我们年轻，对学生管理甚严，但也爱护有加，尽量配合学校的教学，以便能培养学生将来成为真正有指挥能力的海军军官。

在学校我们还带学生的体育课，也在学生自修课时，为他们解决问题。当时学校的条件虽然不好，但是同学的上进心很旺盛。教师除一位教三民主义的文职教员外，都是海军人员。我在校期间，陈部长来过两三次，每次都对我们训话，我记得他要我们注重海军的学、术科课程与作战，也对学生的身体情况十分关心。

桐梓海校校长为高宪申，他并不管事，主要管事的是训育主任，其下有学监，然后再是各队的队长。我们在海校当队长时，训育主任原为周宪章，后由邓兆祥接任。久闻邓兆祥是标准的海军军官，我们得知他来接任，感到十分高兴，认为对学生将会大有帮助。但相处之下，我们三位队长竟与他常是意见相左。邓主任的操守与学识，我们从未怀疑过，然而他个性

相当固执，一切依海军学校章程办事。而我们认为海军学校章程是在民国初年所订定，其规定已不合时代要求。我们提出许多建议，邓主任却紧紧守住章程，我们只好自行设法。譬如说我们想要举行运动会，邓主任却说章程里没有举行运动会的规定。我们则告诉他说现在学校里举行运动会十分普遍，就自行筹备，进行各种比赛。运动会结束后，邓主任也觉得不错，说我们办得很好。其实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把学生训练好。

不过有一件事令人扼腕。桐梓气候不好，瘴气很重，学生常生病。学校有一位医官，但每两三个礼拜才来一次。我们向邓主任说：平日学生的小伤小病，我们可以处理，但内科疾病，必须找医官诊治。我们既然有医官，不需要他每天来，只要每周一、三、五各来一次，每次固定时间看病两小时，对学生就有很大的帮助。然而邓主任并不赞成，说章程上无如此规定，即使蒋委员长也没办法。后来有位名叫周铁夫的学生严重牙疼，我们报告邓主任，要他赶紧找医生来处理，但他还是说没办法，结果周铁夫病情恶化而去世。我们为此很伤心，邓主任也掉了泪。我们三人则说：“邓主任，你现在哭太晚了，学生已经死了，他的家人很伤心，学生也失去了一位好同学。”

我们初到桐梓时，因物价稳定，伙食还都不错，甚至常有鸡吃，航七的甘敏甚至还说我们天天吃“铁公鸡”，平日馒头、稀饭、大米，也都还有。到木洞镇时，日子就苦了些，虽说仍是四菜一汤，却常是白菜、萝卜，不是煮就是炒，那时我们当见习生，手边有点钱，就买点酱油凑合着吃。倒是每个星期有一次加菜，会有一大碗肉。我当海校队长时，日子就更苦了些，但我们三位队长对学生的伙食情况非常关心，每天早上有一名队长随同伙房的人采买，注意他们有无克扣，并询问菜价，大批购买才能便宜些，学生也能吃得好一点。我还记得米里杂质太多，我们集合学生在操场挑拣杂质，然吃饭时，饭里仍有小石头和细沙。即使如此，海校的伙食比一般学校还是好一些。

说来有趣，我们三人对学生十分用心，也配合得很好，但因个性不同，似乎所带的学生也受到影响。我自己重视学术，平日不太与人交往，我所

带的学生在功课、运动方面都不错，但其他方面就显得呆板些。李景森在管理学生方面有长才，这方面的事我们都找他商量，他擅长组织与办活动，他的学生似乎也有类似的表现。刘渊则有艺术家风格，人很好，能作曲。他带领学生办报纸，组织乐队，学生也就十分活泼。

赴美接舰

抗战后期我国曾派出数批海军军官赴英、美两国受训，并接回舰艇。《海军抗日战史》所载军事委员会派遣陈心华、陈在和等二十八名海校毕业生出国受训，专习潜水艇后参战，当时我并不知道此事。正如前面说过，战前海军部原有派每班前十名毕业生赴欧洲国家留学的先例，或许海军总部就是依此惯例，把航七、航八两班毕业生全部推荐候选，军事委员会飭令海军总部办理。然而此事并无下文。

不过我在海校服务时，学校收到一份海军总司令部转来的军事委员会公文，大意是说盟军已达成协议，我国可派军官和士兵赴英美借舰参战。我们三名队长都有报国热诚，看到公文后都想一试，就向校长高宪申报告。高校长指着公文要我们注意，虽是海军总部转颁的军委会公文，但最后一句却写着：本部过去均有选派年轻优秀军官赴国外受训深造，这是海军部的传统，意思就是要我们别急，以后还会有机会，不要参加这次的考选。我则是推测盟军之间合作协议的借舰参战，国内应由海军总部来主办，但却是军委会主办，海军总部就不很积极。陈绍宽虽为海军总司令，但电雷、黄埔、青岛出身的海军军官，并不受他管辖，他也无可奈何。

公文上既然未明文禁止我们参加考选，所以仍然坚持报名，高校长也将我们的意愿转呈海军总部。不久海军总部有了回音，说我们为海军为国家效命，志气可嘉，准许我们报名参加接舰参战，但要等到接替我们的人报到后，才能离开。我们认为这份公文已是核准我们报名，但高校长却说